

朝花夕拾 文哥哥

□梁 萍

文哥哥姓方,单名一个文,上面三个兄,下面一个弟,排行老四。那时我们住在苏联式红砖瓦房里,三层楼,我家住一楼,文哥哥家住二楼。小时候邻居们总拿我姐和文哥哥打趣,问文哥哥,你将长大当了阿要娶小英做老婆?文哥哥望望我姐,羞得扭身逃回屋里去。放学了,人走在半道上,家属院的同学只要见我姐和文哥哥走近了些,他们就齐声高喊——小英方文——方文小英,弄得两人脸红彤彤的。方家妈妈在小孩子长到十几岁时几次半真半假地试探过我妈,我妈始终未置可否。家庭背景其实差不多,方爸爸是中专老师,我父母也曾经是,只不过后来调厂子里来了,做了中层。方家老大老成,老二和气,老三精明,老么娇惯,唯有这老四,父母心里没得闲,可疼可不爱的,我妈心里边可能顾虑这个。

我对这个眼睛细长、嘴唇的邻家哥哥感觉亲切,也许听旁边人说了多,心底下真拿他当自家哥哥,正好我也没哥哥。我们的红砖瓦房一层住三家,三层住九家,木制红漆楼梯贯穿上下,我们这些大小木头就爱聚在楼梯上玩耍。男孩子从三楼扶梯上一路滑滑梯滑下来,我们女孩子也跟着滑下来;男孩子隔着几层楼梯往下踹,我们女孩子也隔着几层楼梯往下踹。男孩加一层,我们就加一层,从不示弱。玩累了,男孩女孩就挤坐在一层的楼梯上嬉耍,你蒙蒙我的眼,我敲敲你的头,或者哥哥姐姐们就讲鬼故事,把我们这些又想听又怕听的小孩子吓得尖叫不已。我姐古怪,从不参加我们的活动,她放了学就在屋里画画。文哥哥坐在我上边,他心里想着我姐,手里边却偷偷把我的稀毛辫辫头拆散了捋顺了编小辫,编完了又拆散捋捋再编。我佯作不知他在摆弄我的头,心里面却甜甜的痒痒的。回头对他笑笑,他也对我报之以笑。

文哥哥1977年考上大学去了南京,我姐没考上,但听说文哥哥与我姐果真谈起了恋爱,书来信往地,我很高兴。过两年我也考上大学奔了外地,转年五一前夕我给文哥哥去信,说想去南京玩。文哥哥回信说“好”,我就去了。文哥哥来车站接我,我老远就看见他了,瘦瘦的单单的,一脸笑。在莫愁湖,我巧遇了高中最要好的女同学肖萍,我们抱抱,手牵手到处逛。文哥哥还是笑,一个劲地围着我们打转、拍照。肖萍神秘神秘地,以为文哥哥是我什么人,我说你别瞎猜,他是我姐姐的男朋友。哦,肖萍俯在我耳边说,怪不得他使劲拍



夕 阳
杨桂宏 摄



建 工 杯 攝 影 大 賽
市 新 闻 信 息 中 心
市 建 筑 业 协 会 联 办

笔走万象 甘州夏夜

□雷 雨

盛夏时分,在张掖却是凉风习习,令人惬意。空中飘洒的微风,在各种燕雀的飞舞中,在长长的夕阳余晖的照射中,就会变幻出各种色彩来,煞是好看。

晚饭后,大家三三两两来到张掖图书馆南侧的一座建筑内看地方风情的舞台剧演出,似乎是关于古甘州的一部历史连环画。从鸿蒙初开,先民艰辛开拓,到披荆斩棘,渐露文明曙光。不断变换的人物,大致是大将军霍去病,似乎还有苏武牧羊,隋炀帝这位在历史上备受争议但也颇多作为的皇帝,居然在张掖停留了一周左右,而且还参加了万国博览会,契合着当下的一带一路战略,自然要浓墨重彩地表现。这位在位时间并不长的皇帝,最终是丧命在如今的江苏江都的。他的墓地,据说就在扬州雷塘。舞台上的妙龄女郎翩翩而艳丽,宛若天仙,莫非是演绎杨贵妃与唐明皇的长生殿旧事?还有马可·波罗,据说也在张掖留下过足迹。驼铃声声,大漠风光,祁连白雪,走廓绿洲,梵音嘹亮,寺庙林立,所有的表现,虽然过于写实,但形诸于舞蹈,也的确不容易呢。

看罢演出,意犹未尽地散场。不愧是旧西北,即使到了晚上9点多,甘州古城内仍是朗朗乾坤,一派明媚。阳光尚早,大家三五成群,便在这样的河西走廊各自散漫开来。太原原醉心于杂字收集,对信札收藏也有长生,他

悄悄告诉我,张掖曾经有过尊经阁,还有玩书楼,可否去寻访一番?自然是一拍即合。西天寺,南华书院,大佛寺,我们一一走过。但尊经阁遍寻不得,经人指点,大概是在城区东南一带,一路探问,街宽人稀,灯火渐少,说是早已不见踪影了。而尊经阁却在——河南路陈柴有关。此人是明代嘉靖年间的甘肃巡抚都御史,他感慨于当时甘州的经史子集过度匮乏,就动用自己的薪金,购书印书,并且建立了这座尊经阁。值得一提的是,陈柴对这些图书,颇为珍惜,加盖图章,亲立卷宗,建立馆藏图书账目,并把书目刻于尊经阁的石碑之上,既便于读者查找,又免去散失窃置之患”。玩书楼据说曾在甘泉书院之内,我们在南华书院,也只是看到与左宗棠有关的说法而已,有几个当地的书法家在内各据几间房舍,大概是工作室吧,埋首写字,潜心贯注,并不大理睬我们。书院内有一轧井,轻松摇动,清凉的地下水就汩汩涌出,奔涌而入。甘泉书院的玩书楼,说也是与一位名闻陈史的人有关,此人是康熙年间的举人,曾在河南长葛,尉氏做过县令,也觉得家乡藏书不丰,文化荒凉,就购书多种,捐献给这座玩书楼,算是报答乡梓。陈柴也好,陈史也罢,虽然都在官场行走,但仍旧不忘文化,念以图书服务地方,也算是明清之际较为难得的善举之一。

夏夜漫漫,月华满地。在空旷舒朗的甘州街头闲坐,你一言我一语,说到当年蒋介石蒋经国父子、范长江等都来过张掖,舞台表演当然来不及提及他们了,但班固出生于张掖,一部《汉书》实在是彪炳千秋,怎么在舞台上连一个背影也没有出现呢?蒋经国考察大西北、曾经写了一本小册子《伟大的西北》。他说,“张掖,有人说是塞上江南,因为那里上连一个背影也没有出现呢”,“张掖城内有许多店铺,因为怕当地的政府说他解人情世故的啊。大记者范长江是80年前的年初抵达张掖的。他在张掖停留采访了八天, 这些文字就是后来的新闻名篇《中国的西北角》。视野宏阔的范长江不乏诗情地写到:“骑马出了张掖西门,把眼平视出去, 只有疏密不齐的林木, 枯缩待春的枣园, 祁连山和焉支山挟持着平坦肥沃的弱水盆地, 被冻了的河湾渠道,以及大小远近的村落,点缀成为画面恬淡的乡郊。”范长江也许无缘看到盛夏时节的张掖,无从体会古甘州夏夜的清静。这位名记者在1970年投井自杀于莽莽中原僻僻一隅,辞世之时,也不过刚过花甲之年。

古甘州张掖的夏夜很文化,很漫长,很清凉,似乎在寂寞中也不乏有几分苦涩呢。



新疆的天还没亮,女儿从江苏打来电话,幽幽地说了一句:“爸爸,我想王子了。”

让一个10岁的懵懂小女孩魂牵梦绕的王子其实是昭苏马场的——匹伊犁马,高雅的头部、健硕的体格、漆黑的鬃毛,最称奇的还是那双扑闪迷人的大眼睛,沉着里透着机警,温柔里饱含多情,深深地印在了女儿的心里。

女儿第一天到昭苏,心情很不好,本来妈妈答应好陪着一齐过来的,但没有请到假。女儿担心来不了昭苏,当即打电话给我,抽泣个不停。当时不知是与爱人赌气,还是爱女心切,我马上拍起胸脯说:“不管用什么方法,老爸今年都把你带到新疆。”拍胸容易行动难,飞越万里关山,从未单独出门的女儿独自一人走就是一万里,风尘仆仆地跟着旅行团奔赴昭苏,到伊犁机场后,全家人的心才跟着飞机一起降了下来。第二天回昭苏,我下午就要参加全县的大会,并且一连几天都要参加学习,在车上跟几个人打了电话商量陪孩子的事,马场的唐书记说:“我这有儿童骑马夏令营,你若果放心,就让她来这儿吧。”小心翼翼地跟女儿商量,当着一车人,女儿的嘴上立即“挂上了油瓶”,我自己也是既后悔又内疚。

谁知一到马场,女儿就看上了王子,穿上骑马服一溜烟地跟教练跑了。晚上到马场把女儿带回宿舍,凌乱的发梢,闪闪的眼睛,红红的脸蛋,身上混杂着一股马的味道,抓着我的双手,急促中充满惊喜:“老爸,你知道昭苏的马为什么叫天马吗?”我佯装不知,女儿便从伊犁马跑到全速整个身体就像是一个胜利的“V”形,犹如神话传说中插着双翅的天马在草原上飞驰,讲到张骞两次出使西域首次给汉武帝带回乌孙良马,汉武帝爱爱不释手命名为“天马”,再讲到乌孙国王为迎娶细君公主,挑选千匹良驹作为聘礼敬献于大汉,一直讲到哈声不断,才酣然入睡。

一连三天,我参会学习,女儿参营骑马,大家相安无事。

第四天,会刚一结束,我便赶往马场,天啦,这就是我在会上牵肠挂肚的女儿吗!我只远远地看见一个时而勒马徐徐而行,时而扬鞭纵马雀跃的英姿飒爽的小骑手。女儿远远地叫住马,对我扬起满脸是兴奋和骄傲的脸。这时,我才知道,女儿的胯下便是王子——匹英俊漂亮的伊犁血马。

余下的几天,我也带女儿转了转昭苏,但只要有马,女儿总要上去,骑上一骑,而且她总能引起别人的关注,哈萨克朋友也都满脸笑意地竖起了大拇指。

欢乐的日子总是稍纵即逝,女儿就要回去了。临行之时我要再去看看一回马场,再骑一骑王子。看着她骑在马鞍上的疯狂劲儿,我心里的失落顿时泛了上来,就要和女儿分离了,我心里真是酸甜苦辣。感谢王子,感谢昭苏的马——高原的精灵,是你,让我一位援疆父亲与女儿的心灵贴得更紧。

高原的精灵

□邵国显



闲品 国在山河破

□房干森

好多年前,记得好像是女作家洪容,在一篇谈环保的文章里,把杜诗“国破山河在”改成“国在山河破”,沉痛极了。

安禄山起兵反唐后,把唐玄宗赶到四川去了,政权易色,杜甫被困在长安。当时的长安被安史叛军焚掠一空,满目凄凉。杜甫眼见山河依旧而国破家亡,春回大地却满城荒凉,在此身历逆境、思家情切之际,不禁触景伤情,发出深重的忧伤和感慨,写下了《春望》。诗的开头就说,“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后人解释,“山河在”,无物也;“草木深”,无人也。但千年以后,我们来看,所谓“国破”,无非皇帝、军阀走了又去了,而山河犹在,人们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犹在,只要社会秩序稳定下来,还是可以提供衣食之资的。而我们面临的“国在山河破”就不同了。“国”在“着”,天安门前天东升旗,年年春节电视联欢晚会歌舞升平,形势一片大好。只是放眼山河,就不那么乐观了。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据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结果,我国现有水土流失面积294.91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0.72%。大规模开发建设导致的人为水土流失问题十分突出,威胁国家生态安全、饮水安全、防洪安全和粮食安全,制约山丘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土地沙化、石漠化仍在加大,草原也大面积退化。长江不但是上游山壁滑坡时有所闻,下游挖沙却还没有禁止。新疆的塔里木河已近消失,洞庭湖面积日渐缩小……

受全球变暖和强大的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2015年是自1880年有记录以来全球最热的一年。今年7月20日以后,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出现持续超过35℃的高温天气,不少地方超过40℃,整个过程以范围广、强度大、持续时间长为主要特点,在我国创下了记录。

我们遭遇雷电的击打,山洪的侵袭,龙卷风的肆虐等一些自然灾害,深入思索会发现,应该还是人为大于天祸。我们在这一切自然的报复面前,人的生命显得那么脆弱,就在作此文的时候,我的盐城阜宁、射阳老乡们对6·23龙卷风还心有余悸。

央视《经济半小时》曾持续关注河北省新

田头小草 柔弱无骨佛指甲

□朱秀坤

旧时种田,极少用化肥,多用绿肥、草木灰,还有粪肥,家家都有个粪坑,猪羊鸡犬的排泄物臭烘烘地一并收进来,运到田里,是绿野庄稼的最好营养。

某一天,老汉浇粪,光脚丫踩在凉丝丝的泥土上,十个脚趾兴奋地扑进土地的怀抱,真正的接地气了,那才叫惬意!但是,回去不久,脚丫子就痒,痒得难受。挠,还是痒,猫爪挠心一般的痒,开水烫也不行,挠得鲜血淋漓还不解痒,恨不得抠到肉缝里。又见有红色丘疹,还有水泡,便知是染上真菌了,乡间常有的事。

例也有办法,田埂边潮湿处找来佛指甲,那种柔弱无骨的多肉类野草,一掐一大把,嫩得能挤出水来。直接摁进脚趾缝里,揉,搓,擦,捺,嫩绿的汁液流淌,才止住痒,稍好些。再大把大把地掐来,继续涂抹,涂上几回,也就好了。

佛指甲?那被射穿的叶片还有几分像指甲,也开花,淡淡的白花,雨后你去看看,清新明澈好看着。便有村姑农妇挖了,种在自家的破脸盆、泥瓦盆里,搁在墙头,由它风吹日晒,月露霜淋,便知是染上真菌了,乡间常有的事。

它的学名叫垂盆草,也叫狗牙齿、万年草,特别皮实,插上一截就能成活,一长一大片,乡间野草就是一般被践踏,稍给它一点阳光,就能长得烂漫辉煌,装点你的视野,在它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了,让人感动呢。阳台上恣意蓬勃地爬上这么一盆,长长的青藤垂下来,藤上绿叶又娇嫩柔弱得叫人怜疼,多好啊。当然农家种它,也为了应急。

三伏天,下半晌,孩子玩要归来,见家无里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乐、唐山、三河等地的空气污染情况,呈现了当地污染的原因及发展方式上遇到的困惑。栏目组进入第四站——被环保部赞赏有加的文化历史名城张家口后发现,在该市110国道沿线,煤场、矿山,采石场到处都是,路是黑的,田是灰的,就连本应翠绿的行道树,也是灰绿色的。张家口市怀来县土水煤炭市场附近的村民,已经忘了大千世界本来的颜色,在这里,苹果里已经长了煤的基因,种出来都是黑的,根本就洗不掉。煤尘污染之烈竟至于斯,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和触目惊心。连地里种出的苹果里面都长出煤的基因了,天天呼吸着含有煤尘的空气的民众们,他们身体里面该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有道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的山水已经到了快穷竭的时候,也许某天我们只能以吃高楼大厦和轿车水泥了。有人曾拍过我们这里,我们处在里下河水乡地区的人,竟然都没有水喝了!不信你试试,现在里下河的哪一条水能捧起来就喝呢?地下的,地上的,水里的……只要是我们可以到达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竭尽全力的去挖掘、去淘金!

一个韩国人对中国人为什么失去道德的约束,变得如此短视?他这样评价:“因为中国人已经把‘钱’当成宗教般,去虔诚膜拜!”所以他们可以漠视,哪怕是关系到人命的食品和药物他们也照样敢制假、售假。

山河是住址,环保无小事。我们住在这个家园里,就该爱护自己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当年尼克松访华来杭州游西湖时,周总理问起游船用什么动力,当得知用汽油时,总理说,西湖不能用汽油船啊。从此以后,西湖游船开始陆续改为电动船,如今更多的是船公船娘摇桨的非机动船。今天,我们为官者的环保意识与周总理相比不觉得汗颜吗?只顾发展经济,不管山河污染,这构成一种严重失衡,国外有识之士担心我国种种失衡状况,惊呼“中国就像大象骑在自行车上”?

圣雄甘地说:“地球能满足人类的需要,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贪婪才是真正的贫穷,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已是越来越穷了。难道我们真的期待“重整山河待后生”?

人,知道父母还在地里干活,便乖乖地烧水,熬粥,然后盛进大盆,院里晾凉。但一个不小心,滚烫的一勺粥就浇在了手面上。孩子也机灵,咬咬牙,赶紧将手伸到水缸里,还是火燎火灼的烫。一阵烈焰烙在皮肤下面燃烧。正好邻家奶奶来了,阿弥陀佛!赶紧的,掐了一把佛指甲,捣出绿汁,涂在手面上,顿时感觉凉丝丝的,在救火呢。渐渐,火焰也就不那么嚣张,灭了。垂盆草可以治水火烫伤,清热解毒,这是乡里人的常识。

在田间劳作,最吓人的是蛇,赤练蛇、菜花蛇、青草蛇,躲在杂草丛中,吐着开叉的紫色的蛇信子,你无幸地走过,它猛不丁就能咬你一口,纵无性命之虞,也能吓个半死,想想就心有余悸。但农民总得下地,再小心也有防不胜防的时候。那年,斜对门的小米在菜地里摘瓜时,就让蛇咬了一口,咬在细皮嫩肉的胳膊上,气人的是,那笨事的蛇,还让她放跑了。小米哭哭啼啼地赶紧往家跑,边跑边喊,我让蛇咬了,让蛇咬了!活不长久了!偏偏巷子里没有个人,她弟弟忽然想起大人说过的佛指甲可以治蛇毒的,马上从墙角破脸盆里拔了一大把,嚼碎了,嚼得满嘴绿汁,牙齿都染绿了,胡乱涂在小米的胳膊上,又急忙去地里叫回大人。奇怪的,她的伤口不肿也不红,米粒大小一个小口子罢了。一问,就知道是水乡最常见的水蛇,根本没毒。但佛指甲确实可以解蛇毒的。

翻翻资料,佛指甲还具有清热利湿,解毒消肿,凉血止血的功效,主治湿热黄疸、咽喉肿痛、痈肿疔毒、咯血衄血等。料不到挠指柔到无筋骨寻常野草,却有着如此侠肝义胆,能治痼疗伤的,真不能小觑了它。

住在城里,哪天,真的要长一盆佛指甲了,有必要的。



湖 之 秋
梅立成 摄



建 工 杯 攝 影 大 賽
市 新 闻 信 息 中 心
市 建 筑 业 协 会 联 办

写 真 我给孙女当“导游”

□袁开城

国庆长假,我“诚邀”在南京读小学三年级的孙女回家“作客”。她提出的条件是:带她去看看水森林。孙女今年9岁,5年前曾带她去过。为了看水上森林,她还做了一些“功课”,让妈妈翻出了以前的照片。

10月2日上午9时,儿子开车,一家人前往水上森林。蹦蹦跳跳的孙女全然不顾下起的毛毛细雨,一路小跑沿着景区大道前行。仰望着高大挺拔的池杉树,孙女现场“采访”我:“其他地方的树都是长在旱地上,这里的树为什么长在水里,它不会被淹死吗?那树头上怎么挂着一个灯笼?”我告诉她:“这种池杉可以长在旱地上,也可以长在水里,这是由树的品种决定的。那‘灯笼’是一个个鸟巢,专家们在这里定点监测,正常有3万多只鸟在这里活动哟……由著名词作家阎肃爷爷作词的我们兴化的市歌《梦水乡》音乐风光片里的许多画面,都是在这里取景的……”我给孙女当起了“导游”。

站在古色古香曲桥上,我指着郁郁葱葱的水上森林给她讲故事。这里原是一片海拔只有0.8米“生不长草,熟不长粮”的荒废地。上世纪80年代初,当地干部群众创造了一种“林、塍、鱼一体化”的开发模式,将这里的荒滩开发成一条条埭格,栽种适应水中生长的池杉等树木;林中间种芋艿、油菜等经济作物;沟中放养鱼、虾、蟹。农民伯伯们在劳动中还总结了几句顺口溜:“一人一锹,一挖一摆,立体种植,当年见效。”所以,这个1000多亩的水上森林是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他们智慧的结晶……”

看着“天连水,水连天”的美景,孙女问我:“兴化为什么叫水乡呢?”我还告诉她,我们家乡的面积有2393平方公里,其中水面占了近1/4,有苏北里下河“锅底洼”之称。而这里地面平均海拔只有1米不到,称为“洼中之洼”。1991年发大水时,这里全淹了,人们只得住在船上,树头上挂满了水鸟,鸡爬到了屋顶上。这里的池杉树泡在水中20多天,水退后它们依然顽强地活了下来……

进入景区西部的水上森林深处,孙女沿着木栈道战战兢兢地向前面缓慢走去,还文绉绉地说:“爷爷,我好恐怖啊!”我马上纠正她:“用词不当,应该

是紧张!”她伸了伸舌头笑了笑,顾不上理我,继续进行她的“水上长征”,直到走完所有的木栈道才肯“上岸”。我告诉孙女,这就是5年前她拍照的地方,她环顾四周说:“一点也不像!”

我们手拉着手小心翼翼地登上木筏。孙女是“国宝级”的人物,把她安排在我叔儿子的中间。她从来没坐过这样的“船”,一切都感到很新鲜。一会儿站起来看鸟巢,一会儿手伸到木筏旁边想捞水草,一会儿问那棵树为什么“腰”都弯了还能活着,一会儿问那长在水边上的树为什么露出了“牙齿”……我来这里N次了,对她的提问便能对答如流。

木筏靠岸,我们牵手上岸。雨越下越大。施放的人工烟雾缭绕在林间,对面看不清人脸。不同口音,不同服饰的人们在烟雾中“摸索”。母亲大声叫着孩子的名字,生怕走失;儿子用伞遮着年迈的父亲,唯恐“宝贵财富”被淋湿。在这里你会体会到什么是人间的真情。我那大胆的孙女则快速爬上木头亭,和妈妈相互拍照。我告诉孙女,这片地方原先连路都没有,想当年爷爷与记者来这里采访,都要穿高靴胶鞋进,记者叔叔说:“到了这里,让我们想起了红军当年过草地的情形……”

回家的路上,孙女意犹未尽。像个麻雀一样唧唧喳喳问这问那。我告诉她,兴化有两个最著名的景点,一个是“全国最美花海——千垛菜花”,无数个四面环水的“土岛”上,长满了金色的油菜花,像一个个“金色的冬瓜”一望无际的碧波中荡漾。一个就是4A级景区水上森林公园。这两张“名片”上了央视,上了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公交车站,上了美国纽约广场的大屏……

回到家中,我们望着各自淋湿的衣服相视而笑。我给孙女出了个作文题目《在水上森林,我们全家“风雨同舟”》,要求她既写雨中美景,也写木筏上我们一家人相互照应的现场,写好了发微信给爷爷看。小家伙反唇相讥:“我只顾看树、看水、看鸟,哪顾得上看你啊?你这个题目也不见得好有多好,我哪个题目写好了传给你看!”“拉狗、上吊、一百年不反悔,盖章!”等我们“表演”完了,大家才吃饭,此时已快下午1点了……